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行走台北的形成

Walking Taipei

doi:10.6752/JCS.201209_(15).0012

文化研究, (15), 2012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5), 2012

作者/Author : 莊雅仲(Ya-Chung Chuang)

頁數/Page : 242-24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2/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209_\(15\).0012](http://dx.doi.org/10.6752/JCS.201209_(15).001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論壇

《文化研究》第十五期（2012年秋季）：242-247

行走台北的形成 Walking Taipei

莊雅仲

Ya-Chung Chuang

台北近30多年來快速變動性，有時會讓文化研究變得好像是考古學。這幾年我在課堂裡，一直跟學生說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之前的台北，有點像是科幻電影裡的黑暗城市（最有名的是1991年出品，國內翻譯為《銀翼殺手》的Blade Runner，描繪核爆後的洛杉磯，只剩無法移民到外星球的窮人類和不需陽光的機器人）。嚴重落後的市政建設，幾乎已無法負荷之前20年來，城市經濟發展與因而新增的人口所需（台北市的人口在1970-1990年之間增加了約100萬，20年間有超過五成的增加量，城市硬體卻沒太多改善）。最明顯的是原本應該隱藏在聲色城市之後的排放廢物，卻失控似地到處亂竄，每個街角，堆著小山一般高的垃圾，位於城市邊緣的內湖臨時垃圾掩埋場終於在1985年罷工，末日景象似地燃燒起來。和到處流竄的垃圾相對的則是越來越動彈不得的台北交通，1989年小說家黃凡出版了他的《東區連環泡》，以戲謔的筆調，描述了這個「台北行大不易」的窘況，讓讀者笑出了眼淚。（黃凡 1989）

說著這些故事時，通常我的大學生聽會張大著嘴巴，一臉難以置信的樣子。緊接著我開始說那時候在台北市當一個行人要身懷絕計，沒有人行道的地方就不用說了，有人行道或騎樓的地方也必須穿過被汽車和摩托車占領大半的狹窄空間，更不要講還得時時搜尋坑坑洞洞而且常常掀起當陷阱的紅磚碎片。光走路已經夠難了，有時還要避過臭氣沖天的垃圾堆，僥倖穿過時，卻常一不注意就往路旁的狗屎踩上去。

對大部分出生於1980年代中期，懂事以後就在網路和捷運的世界裡長大的台北學生來說，這簡直無法和他們的都會烏托邦相比擬，更遑論想像這樣的困難只不過是20年前的事而已。除了幾米的作品或《Taipei Walker》雜誌外，1990年代末期之後的大眾文化裡充斥著漫遊台北的抒情小品，從黃威融到舒國治，都曾名列各大書市的暢銷排行榜裡，台北空間與生活交雜於個人／時代回憶和商業購物的閒情逸致中。（黃威融 1997；舒國治 2007）擅長描寫亞洲城市的文學批評家李歐梵，像個波特萊爾筆下的漫遊者一樣，穿梭於台北的小巷弄裡：「台北的多元不在於人而在於物，不在於高樓或大商場內的貨色，而在於各個社區內——特別是小巷子裡——的人文景觀」。（李歐梵 2003：viii-ix）作家韓良露則在師大附近的巷弄裡倡導她的「南村落」：「南村落這個名字的概念，是因為旅行多年的居住經驗，給予我一種生活風格的追尋與思考」（La Vie 編 2007：209），詭異地承續了不為人知的日本女作家尾崎孝子在殖民時代旅居台北相同區域時的「美麗」追尋。（尾崎孝子 2003：15-130）

短短10年間，到底這樣一個城市生活的轉變如何可能？台北人什麼時候開始可以悠遊地走路，輕鬆地探索週遭空間，然後慢慢地變成理所當然呢？1994年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時的主題曲「台北新故鄉」，代表對一個新城市生活的渴望，渴望當時看來有點奢侈的希望與快樂。10幾年後，希望與快樂又以什麼方式鑲嵌在台北人的文化想像與日常生活裡？

我在台北市永康街的研究，幫我從城市政治經濟結構與日常生活點滴裡瞭解這個變化：行走台北的形成。走路，這個看似簡單的動作，卻讓我窺探到轉變中的城市生活與文化，我習慣將這個變化稱為台北的「造村」運動。1994年當陳水扁當選第一任台北直轄市長時，恰巧位於這個轉變的關鍵點上，雖然轉變並非由其開始，有趣的是這個轉變也不是由其告一段落。上一任的黃大洲其實已擘畫了這個新台北的雛形，他自己曾說任內三大政績是：開闢大安森林公園、整治基隆河與打通中華路，其實分別代表了台北文化、經濟與區域重心的轉移。（黃大洲 2001）陳水扁適時地讓大眾運輸系統得以在這個轉換點上有效率地支撐起台北政經結構的改變，包括將原本即相當普及的公

車系統在市區範圍棋盤化，並推出公車專用道，更重要的是讓被戲稱為「劫運」的捷運木柵線在1996年順利通車，1997年捷運淡水線依循原本的北淡鐵路路線完工通車，南港線則是在陳水扁的超級對手馬英九市長任內於1999年通車。

當然這些大眾運輸路線的完成所造成的影響，仍然有待深入探究，馬斯佩羅(François Maspero)的巴黎地鐵研究，生動地描述了地鐵沿線所開展的地方感。(Maspero 1994)台北捷運只不過10多來歲，類似的城市新生與製造仍然還有待觀察。雖然如此，我在永康街的研究卻透露出這些公共運輸端點所可能延展出來的新地方認同，其間交雜著多重力量。¹1994年陳水扁上台後的社區主義，讓原來並不起眼的永康公園突然一下子躍上媒體版面，永康社區的學生和媽媽們成為家喻戶曉勇敢抗拒推土機以保護公園與樹木的英雄，1995年當地代表性人物陳歆怡接受《天下》雜誌採訪，探討在當時還頗新穎的概念草根民主。(莊雅仲 2005a)

在這邊必須探討的是1995年社區運動之後，「行走」這一個簡單的動作怎樣在永康街周遭的大街小巷裡變化，梅悠(Pierre Mayol)說社區基本上是你會想用走得過去的範圍。(Mayol 1998)永康街的市民參與熱潮引領居民們探索自己稱為家的社區周遭，居民首次可以慢慢與輕鬆地以仰角仔細欣賞自己的週遭（相對於平常的行色匆匆低頭快步走）。因為保護公園運動成立的永康社區發展協會，舉辦了社區導覽，成功讓居民了解原來永康街公園四周其實有許多重要的橫跨不同信仰的宗教建築，包括佛教、天主教與伊斯蘭教，地方追尋在這裡遇到跨國多元文化。協會成員甚至異想天開將社區裡的一條巷子鋪上白畫紙，邀請居民扶老攜幼出來畫上他們的地方想像。這些活動某種程度讓居民開始思考社區行走空間的意義與重要性，但也因此看到阻礙行走的多重障礙。

1 在東門站於2012年稍早啓用前，距離永康公園最近的捷運站是古亭站，約15分鐘腳程，同時公園位於棋盤公車路網三個主要停靠站（信義永康街口、大安公園和師大）所圍起來的區域內。

從1995年到1999年間的5年間，永康社區協會號召居民致力於消除這些障礙，包括：（一）讓公園東側的通道併入公園範圍，並改成徒步區，（二）設法不讓汽車與摩托車隨意亂停路邊，曾想過在路邊擺置花盆養花，甚至挨家挨戶按門鈴邀請住戶開協調會，以達成共識在較狹窄的巷口劃紅線，（三）倡導社區步行路線，規劃藝術與綠色走廊的觀念，（四）最後但也是最重要的是，試圖在商業繁忙的永康街兩側建置人行道。

雖然每個動作都曾遇到不同的阻礙，但卻也逐步帶起鄰里行走的觀念，如前所述，社區因此也從這個新鮮的活動中得到意義。這些社區行動也同時呼應新都市政策，1995年陳水扁的台北市府推動垃圾不落地政策，這個原本不被看好的動作，卻得到出乎意料的成功（馬英九則遲至2002年才處罰寵物隨地大便，當然是罰不加以清理的主人），表面上看起來雖然只是環境衛生改善的問題，其實就已預言了行人的出頭天。陳水扁主持市政兩年後，外國記者開始報導台北給人不一樣的感覺，（陳水扁 2000）除了市政積極推動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地方層次豐富這個人行文化所產生的視覺與使用上的效果。

不過這個發生在1990年代後半葉的社區傳奇，其實還只是先聲，跟隨其後來到的則是地方消費大潮——也就是我在1999年觀察到的大眾文化轉變所代表的空間商品化問題。²2002-2006年間，當我重返永康公園，永康街已是不同的場景，這是另一個考古學。當我帶親人朋友舊地重遊時，總不忘一直說明，就只是幾年前，永康街雖然熱鬧，但還是比較像社區型態的商業，服務居民和附近的公司行號員工，有其繁忙與休息交替的節奏。但眼前的永康商圈，卻讓人感到陌生。看到不時出現在街角的排隊長龍，據說幾年前一位失意的冰店老闆，孤注一擲試驗新的冰品口味，終於發明紅極一時的芒果冰；交響樂團的首席大提琴手，也不甘示弱在公園邊開創他的義大利麵店，不時表演

2 表現在大眾文化裡的像是幾米的崛起，他在1999年出版第一本成人繪本《向左走，向右走》，或是例如日本角川書店1999年在台發行第一期《Taipei Walker》雜誌，說也奇怪，永康街的芒果冰也在這一年爆紅，都象徵某種都市漫遊風潮下的新消費文化的到來。

從演奏中得到靈感的炒麵絕技；更不用講行銷高手鼎泰豐的吸睛效果。這些特色商店，吸引來自各處的一波波的顧客，永康公園首次出現週六樂團、週日市集，許多商店開始注意到外牆設計，或乾脆改成大片玻璃櫥窗，路旁成爲另一個展示畫布，搭配各式美食小吃與飄揚樂音，整條街變成刺激味蕾、耳膜與視網的時尚通道。

這些環境變遷多樣化了永康街巷中行人的走動方式。造村運動裡的新村民們，逐漸冒出頭來，流連於剛形成的鄰居網絡裡，偶而互相走動或相約在里長家泡茶，變成是巷弄的新使用者。交雜在穿著時尚的年輕遊客裡面，有點隨便的家居服裝讓這群在地用路者反而顯的有點突兀。我在另一篇文章裡，曾特別分析了里辦公室積極地在這個新地方政治裡扮演重要的連結平台，透過巡守隊的成立，組織這一群新認識的鄰居們。每晚的街道巡邏除了例行任務外，家戶間互相拜訪更是社交的重頭戲碼，很大程度打破了台北公寓生活那條不明說的家戶界線所構築的鴻溝。（莊雅仲 2005b）

1994年當陳水扁競選團隊喊出「台北新故鄉」的時候，大概不會預期台北這個造村運動的長期效應。只是故鄉抑或他鄉，卻不易從新村民的表情中得知。2012年東門捷運站落成使用，更多樣複雜化了全市捷運路網，隨著街道整頓與公共運輸網的延長而出現的人潮，不管來自當地鄰里或他方各處，各自以其特有的姿態與律動，使用這個新發現的公私空間的交界地帶。從社區到商圈，在路人的走動中，許多新村落得以形成並獲得（刪除）意義，但也埋下了矛盾因子。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La Vie編。2007。《台北創意散步學：27位名人的100個靈感基地》。台北：城邦。

陳水扁。2000。《台灣之子》。台北：晨星。

- airiti
- 莊雅仲。2005a。〈五餅二魚：社區運動與都市生活〉，《社會學研究》一一六期，頁176-197。
- 。2005b。〈巡守社區：權力、衝突與都市地方政治〉，《台灣人類學刊》第三卷第二期，頁79-114。
- 黃大洲。2001。《蛻變：大安森林公園的誕生》。台北：正中。
- 黃凡。1989。《東區連環泡》。台北：希代。
- 黃威融。1997。《Shopping Young：Miss Right & Mr. Right 的戀愛紀實》。台北：新新聞。
- 舒國治。2007。《台北小吃札記》。台北：皇冠。
- 李歐梵。2003。《城市奏鳴曲》。台北：時報。

二、外文書目

- Maspero, François. 1994. *Roissy Express: A Journey through the Paris Suburbs*. London: Verso.
- Mayol, Pierre. 1998. "The Neighborhood," in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edited by Michel de Certeau and Pierre Mayol, pp. 7-13.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 尾崎孝子。2003。〈美はしき背景〉，收錄於《台灣隨筆集一》，河原功編，頁15-130。東京：綠蔭書房。